

文集卷一

表

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得本道进奏院报，以圣躬痊和，右仆射平章事臣涯等，奉见圣躬讫，社稷殊祥，生灵大庆。臣忝分朝寄，四奉国恩，无任抃舞踊跃之至。

臣闻天，普覆也，应运而健若龙行；日，至明焉，有时而气如虹贯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，迹迈至明。思宗社之灵，惟德是辅；念蒸黎之广，以位为忧。求衣未明，观书乙夜。寿域既勤于跻俗，大庭微阙于怡神。是以自北陆送寒，暂停禹会；及东郊迎气，爰复尧咨。四海方来，百辟咸在，六幽雷动，万寿山呼。

惟臣独以一麾，载离双阙，犬马之微诚空切，鸳鸿之旧列难阶，提郡印而通宵九惊，对使符而一食三起。今幸已俗臻殷富，年比顺成。伏惟稍简万几，以迎百福，托夔调于彼



相，责綏抚于列藩，承九庙之降祥，副兆人之允望。臣某不胜□□慊慊之至，谨差某奉表陈贺以闻。

为安平公谢除兗海观察使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中使王士岌至，奉宣恩旨，改授臣某官，并赐臣前件告身一通者。宠命天临，恩光春煦，兢惶无措，抃蹈失容。臣某中谢。

臣幸逢昭代，本自诸生，文以饰身，学实为己，宁韞玉而待贾，窃运甓以私劳。春闱再中于明经，天官一升于判第。阶级甚薄，际会则多，芸阁雝书，蓝田作吏。中间因依知己，契阔从军；其后超属宪司，骤登郎署。埋轮而出，高慚八使之威；起草以居，远谢三台之妙。每含香而自叹，常袞被而待行。

伏惟皇帝陛下陶钧庶汇，亭毒万方，忧心同尧，好谏若禹。东掖垣内，封章何有于日闻？青琐门前，列位徒参于夕拜。摆波涛而鯢鳞才变，望烟霄而鸾翮初高。誓将竭诚，非敢养望。然虚受难处，忝据非安，忽拥隼旟，竟辞龙阙。犹赖云日未远，关城不遥，虔奉国章，粗免官谤。岂意便升亚相之班秩，复委大藩之廉问。鱼笺帝语，象轴神工，拜受而若捧千钧，伏读而如听九奏。诚虽深于负荷，恋实切于违离。况曲阜遗封，导河旧壤，列九州之数，带五岳之雄。古为诗书俎豆之乡，今兼鱼盐兵革之地，训整合资于武干，拊循宜属于柔良。岂伊孱微，堪此委寄？谨当冰霜励志，金石贯诚，駉马奋十驾之勤，铅刀淬一割之用。即以今月二日，雪泣西拜，星驰东下。帝城思入，虽有类于陈咸；关外耻居，安敢同于杨仆？无任瞻天恋阙之至。谨附中使某奉表陈



谢以闻。

为安平公兗州谢上表

臣某言：臣自承明诏，移镇东藩，望阙而雪涕以辞，戒途而星奔不息，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讷。当时集军州官吏等宣布皇风，阐扬玄造，欢声雷动，喜气云高。臣某中谢。

臣本由儒业，获厕朝荣，粤自乌台，至于青琐，累更近地，皆奉休期。用尽心以书绅，长忧福过；取知足而铭座，敢傲时来。旋属皇帝陛下垂意关城，推心甸服，俾之防遏，兼使缉绥。横被天波，未移星馆，岂期非次，忽致殊迁。察俗雄藩，分荣大宪，地滨河、济，山奄龟、蒙。本孔里周封，有尧祠舜泽。九州之名数甚古，三代之礼乐旧传。退省何人，合安兹地？抚躬而沾背汗下，仰恩而溢面泪流。况所部骁雄，素兼节制，为于当代，便属文臣。画武聚萤，昔惟久事笔砚；佩鞬戴鹖，今宁能执干戈？幸臣前在华州日，虔奉诏条，克宣戎律，检下而羊无九牧，馭黠而犬用左牵。用令去任之时，大有遮留之请。尽三属县，至万余人，不放即途，皆来卧辙。竟稽朝发，遂致宵奔。请于兹时，亦因前政，冀渐令苏息，长使谧宁。然后远访云亭，高寻日观，备万乘登封之所，设诸侯朝宿之仪。盛礼获窥，微愿斯毕，过此以往，不知所图。无任戴恩陨越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陈谢以闻。



代安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风叶露华，荣落之姿何定；夏朝冬日，短长之数难移。臣幸属昌期，谬登贵仕，行年五十五，历官二十三。念犬马之常期，死亦非夭；奈君亲之厚施，生以无酬。是以时及含珠，命余属纆，心犹向阙，手尚封章。抚躬而气息奄然，恋主而方寸乱矣。臣某中谢。

臣少而羁屑，长乃遭逢。常将直道而行，实以明经入仕。王畿作吏，非州县之职徒劳；侯国从知，愧军旅之事未学。宪宗皇帝谓臣刚决，擢以宪司；穆宗皇帝谓臣才能，登之郎选。忝霜威而无所摧拉，历星纪而有素次躔。旋属皇帝陛下大明御宇，至道承乾。澄汰之初，臣不居有过；迁擢之际，臣独出常伦。高选掖垣，箴规未效；入居琐闼，论驳无闻。自去年秋，来典河关，兼临甸服，惟当静而阜俗，清以绳奸，粗致丰穰，幸逃谴责。岂意陛下谓臣奄有三县，未称其能；谓臣出以一麾，未足为贵。爰降纶昧，移之藩方，锡以海隅，与之岳镇。将吾君之骁果万计，使得总齐；联吾君之牧伯三人，以居巡属。时虽相羨，臣实深忧，既辱圣恩，果遭鬼瞰。

况臣素无微恙，未及大年，方思高挂馈鱼，不然官烛，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，分陛下一夫不获之忧。志愿未伸，大期俄迫。忽自今月十日夜，暴染霍乱，并两胁气注。当时检验方书，煎和药物，百计疗理，一无痊除。至十一日辰时，转加困剧，渐不支持。想彼孤魂，已游岱岳；念兹二竖，徒访秦医。对印执符，碎心殒首，人之到此，命也如何！恋深而乏力以言，泣尽而无血可继。臣某诚哀诚恋，顿首顿首。



臣当道三军将士，准前使李文悦例，差监军使元顺通勾当讫。臣与顺通虽近同王事，已备见公才，假之统临，必能和协。其团练、观察两使事，差都团练巡官卢泾勾当讫。臣亦授之方略，示以规模，伏惟圣明，不至忧轸。臣精神危促，言词爽错，行当穷尘埋骨，枯木容身，蝼蚁卜邻，乌鸢食祭。黄河两曲，长安几千。生入旧关，望绝班超之请；力封遗奏，痛深来歙之辞。回望昭代，不胜荒憊眷恋之至。谨差某奉表代辞以闻。

代彭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达士格言，以生为逆旅；古者垂训，谓死为归人。苟得其终，何怙于化？臣永惟际会，获遇升平，钟鼎之勋莫彰，风露之姿先尽，虽无非大数，亦有负清朝。今则举纆陈词，对棺忍死，白日无分，元夜何长！泪兼血垂，目与魂断。臣某中谢。

臣早缘儒学，得厕人曹，克绍家声，不亏士行。词赋贡名於宗伯，书檄应聘于诸侯。东泛西浮，南登北走，时惟倚马，人或荐雄。西掖承荣，得以言之无罪；曲台备位，粗明物有其容。允谓才难，便叨郎选。振衣华省，历履名曹；高步内庭，光扬密命。宪宗皇帝以臣行多余力，忠绝它肠，进无所因，静以有立，过蒙顾问，深降褒称，乃于同列之中，独许非常之拜。殊恩既浹，当路相排，旅翩未高，孤根已动。河潼为郡，盟津统师。溺以待援，痿而念起。宪皇旁求辅相，既记姓名，果遣急征，仍加大用。戴君之力虽弱，许国之诚在兹。实有微衷，可裨元化。况初诛背叛，务活疲羸。方伏奏于凤宸之前，忽它徒于鸟耘之次。小吏抵罪，邪



臣结谋，指之有名，默不得诉，空甘罪戾，仰托圣明，粗得生还，几临死所。其后官移宾护，四年不谒於承华；任改察廉，一日暂留于分陕。欲举而坠，将安更危。赖敬宗皇帝纘乃丕图，是思求旧，振于洛宅，荣彼夷门。自兹以来，敢虚其遇。周旋五经镇守，惟切分忧；前后两归阙庭，皆非久次。拙直不同于众，谗毁每集其躬，含意未宣，救过不暇。伏思自长庆厥后，开成之前，凡几忝迁升，几遭退斥。若非不欺天地，不负君亲，至于几微，寻合颠陨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载，仁极照临，既委铜盐，又分端揆，逮今控压，亦在重镇。陛下之恩，微臣何益；微臣之节，陛下方知。兴言及兹，碎首殊晚。

然臣从心之年已至，致政之礼宜遵，寻欲拜章，以求归老。伏以诸道节制，频岁更移，其于送迎，例多积累。臣在此虽无一毫侵损，亦无纤介诛求，帑藏甚殷，仓储有羨，特缘行李，忍过秋冬。而江山之气候难常，蒲柳之萧衰易见，自夏则膝胫无力，入冬则肠胃不调，对冠冕而始讶僛来，指坟墓而已知息处。

昨今月八日，臣已召男国子博士绪、左补阙□、左武卫兵曹参军纶等，示以歿期，遗之理命。使内则雍和私室，外则竭尽公家，兼约其送终，所务遵俭，勿为从俗，以至虑居。至十二日夜，有仆夫告臣云：“大星陨地，雅当正室，洞照一庭。”臣即端坐俟时，正辞无挠。臣之年亦极矣，臣之荣亦足矣。以祖以父，皆蒙褒赠；有弟有子，并列班行。全腰领以从前人，归体魄以事先帝。此不自达，诚为甚愚。但以将掩泉扃，不得重辞云陛，更陈尸谏，犹进瞽言，虽叫呼而不能，岂诚明之敢忘！伏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，华夏镜清，是修教化之初，是复理安之始。然自前年夏秋以来，贬讎者至多，诛僇者不少。伏望普加鸿造，稍霁皇威，歿者昭



洗以云雷，存者沾濡以雨露，自然五稼嘉熟，兆人乐康。用臣将尽之苦言，慰臣永蛰之幽魄。臣某云云。

臣当道兵马，已差监军使窦千乘勾当；其节度留务，差行军司马赵祝；观察留务，差节度判官杜胜讷。有旧规模，无新革易。必当辑睦，决无喧惊。臣心虽澄定，气已危促，辞多逾切，鸣急更哀。升屋而三号岂来，赴壑而一去无返。忠诚直道，竟埋没于外藩；腐骨枯骸，空归全于故国。回望昭代，无任攀恋永诀之至。谨奉表代辞以闻。臣某诚号诚咽，顿首顿首。

为令狐博士绪补阙鹺谢宣祭表

草土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中使某至，奉宣恩旨，致祭臣亡父赠司空臣某者。存没愿终，哀荣礼备，荒迷触地，号叫瞻天。臣某中谢。臣先臣某，生遇昌期，早司国柄，没留懿德，上恻宸襟，特降王人，迂临私第，陈其醴爵，洁以豆登。招遗魄于幽阴，旋归莫睹；视残生于晷刻，报效无期。臣等无任戴恩荒殒之至，谨附中使某奉表陈谢以闻。

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今月六日，宰臣郑某等，率三省官属，入论皇太子事者。褫魄疆场，驰魂辇毂，莫知本末，伏用惊惶。臣某中谢。

臣闻《礼》赞元良，《易》标明两，是司匕鬯，以奉宗祧。华夏式瞻，邦家大本。自昔质文或异，步骤虽殊，既立



之以贤，则辅之有道。北宫养德，东序承荣，务近正人，用光继体。周则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；汉则疏氏二贤，商山四老。内扬孝道，外进忠规，犹在去彼嫌猜，辨其疑似，不由微细，轻致动摇，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图，延四百年之景祚，著于史册，焕若丹青。

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，功高三古，事窥化本，谋洞机先。皇太子自正位春坊，传辉望苑，陛下旁延隼，以赞温文。并学探泉源，气压浮竞，嗜鱼不进，求玦莫从。有王褒之献箴，无卞兰之奉赋。今纵粗乖睿旨，微嫌圣心，当以犹属妙龄，未加元服，或携徒御，时致逸游。乐野夏储，亦尝观舞；南皮魏副，屡见飞觞。陛下浚发慈仁，殷勤指教，稍逾规戒，即震威灵。虽伐木析薪，必循其理；而逝梁发笱，亦有可虞。抑臣又闻父之于子也，有严训而无责善；君之于臣也，有掩恶而复录功。故得各务日新，并从夕改。同置于道，不伤其慈。倘犯在斯须，便遗天性；过当造次，遽抵国章。则以古以今，孰为令子？在朝在野，谁曰全臣？虚牵复之微言，失不贰之深旨。

伏惟陛下侔覆育于天地，霁赫怒于雷霆，复许省励宫闱，卑谢师傅，蹈殊休于列圣，慰钦瞩于兆人。臣才则荒凉，志惟朴礚，因缘代业，蒙被官荣，窃诸侯之土田，领大将之旗鼓。当车折槛，合首他人；沥胆刺心，正当今日。而名非朝籍，务切军机，道阻且跻，伫立以泣。龙楼献直，戴逵之词翰蔑闻；凤阙拜章，张俨之精诚未泯。干冒宸极，无任陨涕祈恩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陈论以闻。



为濮阳公陈情表

臣某言：臣闻事君以忠者，所宜效死；食君之禄者，亦戒妨贤。苟非内慊私诚，外忧官谤，则安肯固辞武节，强委信圭，拒七命赐国之荣，舍万里封侯之策？必知不可，安敢无言。臣某中谢。

臣因缘代业，遭逢圣时，窃尝有志四方，不扫一室。奉随武之家事，无愧陈辞；慕邓傅之门风，不伤清议。属者每忧不试，深耻因媒。自荐之书，朝投象魏；殊常之泽，暮降芸香。其后契阔星霜，羁离戎旅。从军王粲，徒感所知；掌檄陈琳，亦常交辟。吕元膺东周保厘之日，李师道天平畔换之时，潜入其徒，盈于留邸。臣此时尚持白简，犹著青袍。元膺知臣传剑论兵，本于仁信；佩鞬插羽，亦识孤虚。俾以发奸，假之捕盗，幸无容刃，以及焚巢。旋带银章，俄分竹使。隼旟楚峡，出以分忧；熊轼郢城，忽然通贵。岂意复逾五岭，更授再麾。中间叨相青宫，忝司缇骑，才通闺籍，又处藩条。越井、朝台，备经艰险；贪泉、浚水，益励平生。是甘马革之言，常惧武皮之诮。及圣造远流南极，许拱北辰，黄犊留官，胡床挂柱，如生羽翼，若出婴罗，誓以归彼冗员，处之散地。俄以朝那阙守，昆壤须人，一去阙庭，五罹寒燠，处京畿五百里之内，控蕃寇数十州之多，提鼓烧烽，增埤浚洫。虽国家远敦上策，不事交争，然蛇豕难防，犬羊易纵，苟罢严彻警，则负约渝盟。

臣自受命以来，为日斯久，未尝一日不修战格，未尝一日不数军储。使士有斗心，人无虚额，使之侦候，咸亦闻知。尚未能率厉骁雄，揣摩锋镝，远收麻垒，直取艾亭，成



大朝经武之威，毕微臣报主之分，可书竹帛，不辱旗常。盖以久处炎荒，备薰瘴毒，内摇心力，外耗筋骸。虽马援据鞍，尚能矍铄；而班超揽镜，不觉萧衰。恐无以早就大功，久当重任，自思已熟，求退为宜。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，功高三代，照临若日，覆露如天。况今国不乏人，时称多士，有才略在臣之右，齿发少臣之年，俾代处是邦，递临斯位，以之责效，谁曰不然？俾前达后生，皆无蔽滞，由中及外，得以交相，成陛下适时之方，减微臣固宠之责。臣不胜祈恩恳迫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以闻。

为汝南公华州贺赦表

臣某言：伏奉正月九日制书，南郊礼毕，改元为某，大赦天下者。奉郊禋以定天位，新历象以授人时，《乾》健《离》明，《震》动《兑》悦，跂行喙息，罔不庆幸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钦昊天而旅上帝者，圣王之重事；覃殊休而发大号者，哲后之洪猷。故必致四圭以达诚，制六器而申敬，将崇严配，必在元旬。先之以苍璧祊牲，重之以《云门》大吕。然后王犹有阙于荐敬，爽彼告虔。《周官》三代之文，绝而不续；汉氏万灵之位，失而莫寻。岂若皇帝陛下以大道遂群生，以至公临宝祚，上苞玄象，下总皇祇，黜幽陟明，兴废继绝。灵芝甘露，鄙之而不告史官；赤雁白麟，陋之而不编瑞牒。然后因孟月卜上辛，率于国南，式是岁首。且天以陛下为子，故必飡明诚；人以陛下为天，故必流睿泽。逾千越万，迈五登三。何则？取直言之科，则听舆论者不足算；设宥过之令，则除乡议者未可俦。延赏推恩，用以劝御灾捍患



之士；减租退责，将以矜火耕水耨之人。养庶老，颁淖糜暖帛之资；走群望，洁刳牲瘞币之礼。古不睹者复睹，古不闻者复闻。万蛰苏而六幽尽开，五刃藏而九土咸辟。臣当时集军州官吏等，丁宁告示讫。

况臣尝备论思，获叨侍从。当时仙禁，惭视草以无能；此日泰坛，望给薪而靡及。徘徊旬服，跼蹐关城，虽有庆于文明，竟无阶于奔走。司马谈阙陪盛礼，没齿难忘；萧望之愿立本朝，驰魂莫及。无任抃舞结恋之至。

为京兆公陕州贺南郊赦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正月九日制书，郊禋礼毕，改元为某，大赦天下者。既事虞郊，复新尧历，天潢泻润，日观扬晖。普天率土，罔不庆幸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君人之孝，莫大于尊祖；王者之敬，孰逾于事天？固必用因高之仪，申严配之礼，百神序，万灵昭，乃可覃殊恩，涣大号，礼成而德备，惠敷而庆宏。然而秦尚武功，先祈禳之事，故柴燎萧薌未必飨；汉称文物，重神仙之道，故《云门》太簇未必和。既不讲于礼官，终致讥于儒者。伏惟皇帝陛下与春生育，并日照临，究三代之质文，酌百王之损益，定午位，卜上辛。洁齐之诚，先扫除而遐达；孝思之志，协气臭以升闻。然后推作解之恩，降惟新之令，设科以招谏诤，宥过以务哀矜。已责既恤于三农，录勋无遗于十代，颁粟帛而养耆老，走牲币而遍山川。举皇王之废官，尽古今之能事。臣当时集军州官吏，丁宁告示讫。

况臣尝奉恩光，叨居华显。当太史撰日之际，犹立汉庭；及宗伯相仪之时，已辞魏阙。怊怅郡印，徘徊使车，徒



深倾藿之诚，实积悬瓠之叹。召公邑内，敢思棠树以追踪；尹喜宅中，惟望灵符之复出。臣不胜庆幸踊跃之至。

为濮阳公陈许谢上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去月八日制书，授臣前件官，臣即以某月日到任上讫。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耆老等，揄扬皇化，宣布睿慈，连营咸鼓于巽风，阖境均沾于兑泽。臣某中谢。

臣才谢汉飞，义惭燕使，献书求试，学剑邀勋。大舸千艘，早窃楼船之任；胜兵万数，晚兼车骑之名。虽任在启行，而时当柔远。珠崖铜柱，只务廉平；麻垒艾亭，莫能恢复。旋属皇帝陛下荆枝协庆，棣萼传辉。臣得先巾墨车，入拜丹陛，兰台假号，棘署参荣。奉汉后之园陵，获申送往；掌周王之廩庾，方切事居。不谓遽董戎旃，还持武节。赐国既高于七命，承家又庆于重侯。维彼璧田，宝联鼎邑，古之近甸，今也雄藩。想像汝南，星聚而先贤未远；经过颖上，水浊而强族皆除。

况在昔年，常邻多垒。载瞻军额，深见士心。贵忠孝之两全，则忠可移孝；正文武之二道，则武可辅文。将谋将领之能，必重英豪之选。岂虞拔擢，乃出孱微。谨当阜俗而必致人和，贞师而不为儿戏。使流庸自占，骁悍知方。任棠水薤之规，臣当可服；黄霸米盐之政，臣亦不遗。粗勤报效之资，用赎贪饕之责。奉违轩镜，几落尧蓂。比园葵以自倾，昼惟向日；羨海槎之不系，秋则经天。感激而泪血沾衣，兢忧而汗雨浹背。无任感恩恋阙兢惕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以妖星见贺德音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某月日德音，以妖星谪见，思答天戒者，臣当时集军州官吏，丁宁宣示讫。仁深覆载，恩极照临，究祖宗之令图，极皇王之盛事。圆首方足，罔不欣庆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覆载莫大于天地，而腾降之气或不接；照临莫大于日月，而薄蚀之度或有差。岂惟休咎之征，自是阴阳之事。旋观彗孛，载考策书，虽欲为灾，曷尝胜德。伏惟皇帝陛下荆枝载茂，棣萼重辉。既居正以体元，亦观文而察变。仰窥星彩，稍越天常，于是深軫皇情，重回宸眷。省躬之惧，洞感于幽明；及物之恩，毕沾于华夏。戒田游则成汤祝网之意，释冤滞乃大禹泣辜之慈。罢去修营，惜汉氏十家之产；劝课耘耔，复周邦九岁之储。德已厚矣，仁已极矣。然犹避寝自责，撤膳貽忧。以此延休，何休不至？以兹备患，何患能为？足以高步三王，平窥百古，鞭鞑守成之主，秕糠中代之君。抑臣又闻之，昔贞观之理也，太宗文皇帝吞蝗而灾渗息；泰岳之封也，玄宗明皇帝露坐而风雨消。炯戒犹存，神灵未远。陛下永怀诒厥，有切钦承，为其所不为，至其所不至。伫见地泉流醴，天酒凝甘，人知朱草之祥，家识白麟之瑞。又岂芒角足惧，晷度可忧者哉？

臣素乏器能，谬当任使。东雍西岳，虽首化于百城；日远天高，但心存于双阙。听金石而惭殊舞兽，无羽翼而恨异冥鸿。惟当虔奉诏条，颂宣德泽，成陛下无偏之道，毕微臣尽瘁之勤。所冀不置简书，免拘司败。如其礼乐，非臣所能。无任感恩恋阙恳悃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贺彗星不见复正殿表

臣某言：得本州进奏院状报，今月某日夜，彗星不见，宰臣某等奉表称贺，请御正殿，复常膳者。天道甚密，圣心不遐，感极而灾亦为祥，诚至而妖宁胜德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殷汤以六事责躬，止七年之旱；宋景以一言修德，退三舍之星。历代以来，咎征常有，苟君能克己，则祸不移人。伏惟皇帝陛下寅奉丕图，恭临大宝。遵符列圣，酌宪前王。昨者天象之间，星文稍异，载深归咎，爰用覃恩。仓箱毕复于九年，罗网并开其三面。去营缮，绝荡心之巧；申冤结，除灭耳之俘。而又正殿不居，大庖尽减，精诚昭达，恳恻敷闻。芒焰遽销，晷度如旧。况蕞尔戎、羯，正犯疆场，载思星见之征，恐是虜亡之兆。伏惟稍宽圣虑，以拥皇休，遵九庙之降祥，副兆人之钦属。臣又闻皇王之事天也，虽至理之时，不遗于忧畏；虽至和之气，不忘于将迎。是故神农焦劳，轩帝憔悴，尧既癯瘠，舜亦胼胝。此四主侧身于昔时，陛下用心于兹日，千载符契，万方怀柔。

臣尝忝内朝，今居近甸。拱辰不及，空瞻北极之尊；就日无因，忽觉长安之远。惟知扑蹈，莫可奋飞。时及初正，礼当元会，华夷毕至，玉帛皆陈，小国行人，外藩下士，皆得入趋凤阙，仰望兽樽。臣独限关河，坐萦符竹，恋既深而词恳，庆已极而涕零。无任感恩贺圣郁恋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

臣某言：臣得本州进奏院状，称报元日皇帝陛下御含元殿受朝贺者。上正三辰，下临万国，事虽举旧，命则维新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圣祖垂训，王者处域中之尊；《公羊》纪时，春者为一岁之始。载稽故实，抑有典章。近岁以来，此礼多阙，或事因惜费，或时属告休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被无垠，政敷有截。全取发生之德，无非欣合之仁。苍昊降符，黄舆告瑞。石碑既见，文作太平；银瓮旋臻，字成万岁。而又忧勤不辍，克责方深，精诚旁照于八牖，恳恻上通于九庙。仙厨撤味，兽馆休畋，遂使化妖宿为寿星，变小饥为酺饮。庆由圣感，令属神行，爰在新正，式修阙典。彤庭列位，丹陛陈仪，凝旒而天启其门，服袞而日升于观。巽风发越，兑泽滂沱，左右贤臣，骏奔多士。国无谗佞，擢灵草而不摇；朝绝奸邪，俨神羊而莫动。礼成而退，物有其官。足以光耀瑶图，丹青玉版，辉前映后，迈五登三。臣窃访硕儒，远征旧典。帝尧华封之祝，惟止匹夫；神禹涂山之仪，且非元会。然犹尧有多忧之戒，禹行后至之诛。在和平而尚乖，孰欢呼之可致？岂与兹日，而得同年！

臣方守河、潼，正分符竹，不获躬陈玉帛，首率梯航。况又尝以艺文，叨居禁密。虽远离天上，犹近关西，抃贺空深，就望无所。心驰紫闼，非梦寐而不通；魂绕皇闱，羨归飞而莫及。无任荷恩祝寿恋阙屏营之至。



代仆射濮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蝼蚁知雨，虽通感于玄天；蒲柳望秋，必凋华于厚夜。况臣摄生寡要，将命无方，寒暑顿侵，精神坐竭。灶乏传薪之火，余焰几何；隙无留影之驹，残光即尽。叩心恋阙，忍死封章，叫白日而不回，望青天而永诀。臣某中谢。

臣虽忝望族，本实将家。自先臣出总郊圻，遇大国静无师旅，被服元化，翱翔盛时，遂与季弟参元，俱以词场就贡。久而不调，因以上书，自荐求通，干时愿试。芸香作吏，始筮仕于德宗；瑞节临戎，复分忧于陛下。虽性分有限，而忠诚不移。固无韩、彭为将之能，实慕赵、窦散财之义。两逾岭峤，四建牙旗。约己洁身，绝甘分少。良田五顷，虑莫及于子孙；厚禄万钟，惠颇沾于宾客。恭承诏命，以守藩条。而掌事者徒以元和中吕元膺留守东都，李师道潜谋洛邑，托以郡邸，入之甲兵。臣当时为元膺宾僚，值师道窃发，蓝衫不脱，竹简仍持，因为麾兵，虏其□帅。遂以将材相许，戎统见期，颀颀遐途，纂修旧服。光阴荏苒，迁授频仍。昨者分领许昌，兼临河内，当上党阻兵之始，是孽童拒诏之初。臣方将奋励疲弩，指挥精锐，所冀解鞍赤狄，息驾晋城，大攘蜂蚕之群，以雪人神之愤。自前月某日后，军声大振，贼势稍衰，人一其心，士百其勇。燕颌有相，曾无定远之期；马革裹尸，实负伏波之愿。而精诚靡著，志望见违，援桴之意方坚，就木之期俄及。

忽自今月某日，疾生腹脏，弊及筋骸，药剂之攻击愈深，神祇之祷祠无益。固已腾名鬼篆，收气人寰，复然无望



于死灰，更起难同于仆树。然臣素窥长者，曾慕达人，省知变化之端，粗识死生之理，岂其有贪富贵，敢冀延长？但以未报国恩，未诛贼党，视胄长免，对弓莫弯，思犬马以自悲，悼钟漏之先迫。志有所在，伤如之何！抚节而乏泪以流，伏韬而无血可□。臣某中谢。

其行营三军，已举牒差某官某，河阳留务差某官某，怀州留务差某官某讫。并皆授之方略，各有司存，窃计旬日，必无逗挠。

臣又伏思任司农大卿之日，授忠武统帅之时，紫殿承恩，彤庭入对，躬瞻尧日，亲沐舜风，获睹陛下神武之姿，获闻陛下忧勤之旨。即北蕃小寇，东土微妖，亦何足烦陛下之甲兵，污陛下之胥钺？伏愿时推明略，光阐睿图。内则收德裕、让夷、绅、鉉之嘉谟，外则任彦佐、元逵、宰、沔之威力，廓清华夏，昭荐祖宗，然后瘞玉勒成，镂金垂烈。臣虽百死，复何恨焉！臣精爽已亏，言辞失次。气无复续，蒙以纆而莫胜；口不能言，饭用贝而何益？故国千里，明君万年，永将覆载之恩，长入幽冥之路。残魂不昧，虽温序之思归；枯骨有知，遇杜回而必亢。回望昭代，哀号不能。无任荒憊攀恋之至，谨奉表代辞以闻。

为王侍御□谢宣吊并赙赠表

草土臣瓘言：今月某日某官吕述、某官任畴等至，奉将圣旨，以臣父某官某亡歿，赐吊臣等，并赙赠臣亡父布帛三百疋、米粟二百石者。大夜衔辉，穷泉漏泽，以陨以越，终哀且荣。臣某中谢。

臣先臣某托体元侯，策名任子，象贤传剑，余力攻书，

